

无尽轮回，姻缘巧合，我们在爱情的修罗场，狠狠地爱。
你在前世，我在今生，我们在错位的时空里，静待花开。

宫藤深秀◎著

还魂女儿国

大结局

四时花开
之
Sishinuakai
3

huafunniu.erguo

二十世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时花卉之还魂女儿国 / 宫藤深秀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2301-3726-8

I. ①四… II. 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2

I2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0912号

四时花卉之还魂女儿国 / 宫藤深秀著



四时花卉之
sishi huakai

3
宫藤深秀◎著

huanhunnü'erguo

还魂女儿国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本套书共5册, 每册定价12.00元, 全套定价59.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时花开之还魂女儿国.3/宫藤深秀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391-3756-8

I. 四... II. 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915 号

四时花开之还魂女儿国 3 宫藤深秀/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

特约编辑 杨尧尧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17.5

书 号 ISBN 978-7-5391-3756-8

定 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一路上,瑞珠基本上成天和佾情待在马车里,虽然瑞珠曾经努力想要减少佾情在外面抛头露面的机会,但是遇州过府,她这个王爷特使身边带着三个如花似玉的侍从的事还是走一路传一路。尤其是佾情这个小媚人精,只要他稍微露露面,那些想往瑞珠身边塞人的大小官员的目光立刻就变成了然暧昧的,对此瑞珠相当嗤之以鼻。

瑞珠无所事事地在晃动的马车里抿了一口茶,随便瞪了一眼正用春水般荡漾的目光无限风情地望着她的男人,撇了撇嘴说了声:

“闭眼——”

佾情可怜巴巴地咬了咬嘴唇,委委屈屈地闭上泪汪汪的眼睛……

瑞珠横在铺得厚厚的马车里,无聊地打了个滚,滚到门帘边一撩帘子探出个脑袋对外面走着的四儿和红玉说了声:

“你们俩上来,陪我坐坐。”

四儿和红玉点了点头,在周围女卫暧昧的目光中依次上了马车。瑞珠拉了拉衣服,端正地坐回主位。

“昨天你们玩儿到哪里了?”瑞珠一边问一边让佾情从马车的暗箱里把一筐绣件拿出来,佾情看着自己被针刺得满是针眼儿的手指,哀求似的望了一眼瑞珠。

“好好学,你看看人家绣的鸳鸯再看看你绣的鸭子。”瑞珠从小筐里拽出一块粉绸抖了抖,佾情认命地低下头,继续和已经低下头一语不发地绣起来的两个人学。

瑞珠让那佾情向四儿和红玉学刺绣也是闲来无事随便想起来的,她也只有给那两个人找些事做才能把他们俩留在马车里。自从她开始坐车那两个人就一直坚持着步行跟在马车左右,一天两天还好说,这队伍已经浩浩荡荡地走了小半个月,就算那两人体力再好,也不是卖力气的把势,刚走了三天那两人的一双嫩足早就在鞋里磨得起泡流血。瑞珠看出了端倪,就开始时不时地叫那两人上马车来歇歇脚,但那两人偏偏都是死硬的脾气,单叫他们上来坐着他们就会以与礼数不合为由没





一会儿就坚持到下面去用两条腿走，最后还是瑞珠以为她解闷为由硬给那两人找些事做，她在一旁看着，这才把他们两个留在了车里。

揉了揉有些瞌睡的眼，瑞珠漫不经心地瞥了瞥那边坐得端正的两个人，在心里算了算日子，大概再走个十五六天就能到边界，听说因为去年若狭的冰雪积得厚，所以到了四月两国间的商道都还时断时续。之前运往若狭的粮草全都是向龙延借道而行运去的，还听说凤栖、若狭、龙延这三国交界的地方常年不安定，经常会有大股的盗匪出没，也因此那些商队只能局限于每年的夏秋两季由凤栖和若狭的交界往来。

车队又行了五日，一天清晨瑞珠忽然接到来报说是边界那边派出了迎接的队伍，结果又行走了不到半日，瑞珠她们果然看到路的尽头走过来二百轻骑兵，领头的女将一身青布劲装，宽肩窄腰，鹤立螳形。瑞珠从马车里探出脑袋望了那领头的女将一会儿，渐渐露出笑容低喊了一声：

“盞青！”

“王爷！”周盞青策马来到瑞珠的马车前，下马抱拳。瑞珠从马车里飞身跳下来，双手一拉周盞青，上下打量了打量，忍不住笑道：

“半年多未见，你黑了也瘦了，不过也更显武人风范了。”

周盞青也上下打量着瑞珠，听了瑞珠的话低低笑起来：

“王爷没黑没瘦，但神采却比以前更洒脱豁达了！”

“年岁长了嘛！”瑞珠笑吟吟地回答。看到周盞青的目光落到她带着护甲的右手上，瑞珠笑着扬了扬下巴低问：

“盞青可愿再教我骑技？”

“王爷若不嫌弃。”周盞青笑着点点头，瑞珠翻身上了仆役牵过的马，两个人策马向前急奔了一会儿，周盞青率先减下马速，瑞珠回眸笑笑，也一拉缰绳让马儿改为小跑。

周盞青在衣服里摸了摸，掏出一个净玉瓷瓶转头递到瑞珠面前。瑞珠愣了愣，认出那是她之前送给周盞青的保命神丹。目光一转，瑞珠笑着低问：

“为何？”

“王爷这药共救过盞青三次，如今王爷不比待在京城，所以这药还是还给王爷，盞青已欠下王爷三命，这份恩情盞青定会永世不忘——”

瑞珠与周盞青的目光一相交，忽然笑着点了点头，伸手接下了周盞青递过来的药瓶，两个人相视又是一笑，忽然一同打马，两匹马如离弦的箭一般快速地蹿了出去。

瑞珠带的队伍在与周盞青的护卫队同行七日之后已进入边界，整理好早已囤积在那里的粮草以后瑞珠带着她的运粮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若狭，又走了半月有余，终于到达了若狭的皇都——岩京。

若狭皇都之外，守护粮草的军队被安排在了城外。瑞珠等几位特使被若狭的官员隆重地迎接入城，除了一般的护卫，跟着瑞珠入城的还有怜香惜玉、四儿红玉俏情等人，王府带来的女卫也在随行之中。

“那边，那边有只兔子！”俏情兴致勃勃地把脑袋从马车里探出来，不停地指手画脚。瑞珠骑在马上望了望那从路边的草丛里露出头来的兔子，一语不发地搭弓拉箭，一支长箭“嗖”的一声射出去，直中兔身，俏情“嗷”地欢呼了一声，四儿望了望红玉，见红玉在一旁木着脸，就一夹马腹跑过去把死兔从草丛里捡了出来。

自从瑞珠伤了右手之后，原本就射得不太准的箭基本上就是不玩儿了的，但是之前和周盞青共处的那十几日却让瑞珠发现自己这身子其实在骑马射箭的功夫上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周盞青见瑞珠虽然右手受伤但力气什么的都还在，就建议瑞珠不妨改用左手射箭，结果一试之下效果居然好得让人大跌眼镜，之前瑞珠就算射靶子也不一定能射中靶心居然在改用左手之后变成了百发百中，而且用周盞青的话来说似乎不管是力度还是速度都比以前精进了许多。后来周盞青看她练得有兴趣，就又建议她不妨试试一人三射那种传说中的射箭神技，原本一个人一次想射出三支箭，不但对弓的要求很高，对射箭之人的体力要求也很苛刻，但是瑞珠在拿她的左手试了几次以后发现只要掌握好三支箭各自不同的角度，同时射中三样东西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与周盞青相别之后，瑞珠又在闲来无事之中开始挑战高难度，决定试试再加两支箭行不行，尝试之后的结果让怜香和惜玉每天看她的眼神中都增加了崇敬的闪光——她一次射五支箭死靶的命中率是十有八九，活物的命中率稍低些，一次射四支箭的死靶和活靶命中率都很高，不过瑞珠觉得这种一次射几支箭的技艺顶多是看着无限华丽，在现实中却一点用也没有，毕竟她不能在打猎时先叫人捉住那些活兔子和活狐狸，然后喊一二三地让她们把它们全都一下放出来吧？

“哗——”

俏情一双媚长的眼睛里冒着红心地盯着四儿手里的野兔，脸上的妩媚风情完全掩盖了他脑袋里其实正在对如何吃掉那只野兔的苦想。





“大呼小叫的成什么体统！”瑞珠皱着眉低喝了一声，佻情眨了眨眼睛，飞快地把头缩回马车里。瑞珠瞥了一眼一旁也骑在马上若狭使者，看到那几个女官脸上全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古怪神色，心里暗自笑了笑。瑞珠忽然翻身下了马，钻进马车里去逗小白，不一会儿的工夫，马车里隐约传来一声压得很低的媚叫，那些若狭的女官面部肌肉全都僵了僵。佻情浑身发软地滚在垫子上气喘吁吁求饶般的小声道：

“王爷、好王爷，别、别再挠啦……哎……掐、掐也不行啊……哎哟……让我、让我喘喘吧……”

“臭小白，现在这边已经是别人的地盘了，你以后给我注意点儿，别拈花惹草弄出麻烦，要是让若狭里的什么大人物看上了你，向我讨，小心我到时把你留在异乡给人做小宠——”瑞珠冷哼着压在佻情笑得软趴趴的身子上。佻情眨了眨眼睛，娇媚地咬着嘴唇，娇滴滴地小声哼唧了一声：

“王爷……该不会是吃醋吧……”

“我会吃你的醋？”瑞珠冷哼着又掐了把佻情腰间的软肉，把佻情掐得柔软的身子又颤了颤。

“那、那……”佻情妩媚地流转眼波瞟了瞟瑞珠故意板起来的脸，心里喜滋滋地偷偷笑了笑，终于点了点头。

“到了人家给安排的官邸，我在的时候随便你怎么玩儿，我若不在，记得跟着四儿和红玉，别一个人四处跑，小心被人骗去卖——”瑞珠像叮嘱孩子一样地叮嘱着在她身下乱扭的佻情。佻情一边点着头一边往瑞珠身上贴——这一路他虽然和瑞珠吃住都在一起，可每次睡的时候瑞珠通常只是像抱猫抱狗似的抱抱他，动真格的……没几次……他虽然明白瑞珠这次出使多半会娶回一个主夫……等到那个当主夫的皇子和瑞珠见了面，他再想和她这么亲近估计就难了……所以他一定要抓紧机会……

瑞珠望着把头悄悄往自己怀里扎的佻情，忽然发现什么一般用手指扯了扯从佻情领口露出来的一条红布绳，迟疑了一下皱起眉问：

“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

“这个啊……”佻情一张尖瘦少肉的脸莫名地红了红。瑞珠眼里的疑惑更深，佻情咬着嘴唇瞟了瑞珠一眼，忽然羞答答地扭着头，轻轻拉开领口让瑞珠往里看——

“我、我把王爷送我的大手帕……嗯……穿在身上……这样……总有种时时都和王爷贴在一起的感觉……”

“你个小坏蛋。”

瑞珠忍不住啪地拍了一下俏情的额头，把俏情拍得向后仰了仰。瑞珠瞪着泪眼汪汪地揉着自己发红额头的俏情，背后又痒又麻地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不过虽然她不太想承认……可是小白这种肉麻兮兮的举动……嗯……虽然很肉麻……可是……也让她感觉……有些爽……



瑞珠几人被若狭官员迎接进岩京之后就被安排在驿馆暂住，第二日的皇殿面君，瑞珠表现还算出色地背诵了她那两位副使早替她准备好的长长的发言稿，概括来说就是表示凤栖对若狭的友谊。之后的三五天里就是若狭安排了大大小小的宴会来表示若狭对凤栖的友谊，虽然在那些宴会上瑞珠总是感觉她身边的人很容易出些意外，比如说被滚汤烫到，或者吃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来个轻度食物中毒之类的，不过因为瑞珠本人一直什么事儿也没有，所以始终跟着瑞珠的怜香和惜玉虽然总觉得事情似乎有些蹊跷，不过也抓不到具体的证据。

前前后后忙了十来天，瑞珠终于得到空闲可以在她的临时住处安静地休息几日。她那两位副使的意思是趁着天气尚暖早点回凤栖，不过若狭这边一直没说她们之前答应要献给凤栖的那位若狭皇子的事情，所以瑞珠她们也就只能继续被拖在若狭。

终于得到空闲的瑞珠自然要好好地闲散闲散，虽然时间早已过了七月，但若狭因为地处寒地所以气温即使到了七月也只如凤栖四五月一般的温暖，全无半丝暑气。若狭专门派出接待瑞珠等人的女官见瑞珠带来的男眷虽然表面上都无身份，但瞧模样品相都应是瑞珠身边极亲近的人，所以招待起来也算尽了心。俏情每日都忙着去试穿那些送过来的若狭传统男服，忙得不亦乐乎，竟然一连十几天都没来腻着瑞珠。瑞珠这一趟公差出得最高兴的事就是终于见识了什么叫温泉，在瑞珠下榻的驿馆里有一个偏院专门在院子中间挖了一个五六米宽的浴池，浴池用上好的白玉砌边，一池暖水一到夜晚就飘起袅袅的白雾。瑞珠自从见到这个天然的热水池就爱上了它，每天不管回来得多晚都一定要懒洋洋地泡一泡那池泉水，泡过了瘾才慢腾腾地爬回岸上，然后到那个偏院里去睡下。





怜香和惜玉也跟着自己主子享了福，她们住的地方虽然没有单独的温泉池，但却可以抽空就去驿馆的公共浴堂里洗澡，那边虽然做得没有瑞珠泡澡的浴池精细，但灌入池子的也是一尾温泉活水。惜玉那个小妮子原本可惜过自己估计一辈子也没机会试试这种叫“温泉”的澡池子，这次跟着瑞珠出使若狭，终于也让怜香和她有机会试试这种仿佛在热池塘里游泳一般的洗澡方式。

“王爷……”佻情赤着嫩白的脚妖妖娆娆地走到浴池边。浑身光溜溜地泡在温泉里的瑞珠睁开一只眼，瞄了一身蓝紫间色长袍的佻情一眼，懒洋洋地翻了个身，趴在浴池沿儿上哼了一声道：

“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小妖精出来媚人了……原来是我家小白啊……”

“王爷……要不要情儿帮你擦背？”佻情娇滴滴地笑着，扭着软软的腰在浴池边坐下。瑞珠一边眯着眼欣赏着从佻情开得很大的领口里泄露出的无边春色，一边冷哼着低声道：

“说吧，你那个傻傻的脑袋里又冒出什么鬼念头了？”

“哪有……”佻情娇媚地笑弯了腰，瑞珠伸出湿漉漉的手探进佻情的领口在那白嫩平滑的胸口掐了一把，佻情颤巍巍地扭了扭，媚长的眼睛一下柔得仿佛可以滴出水一般地濡湿了起来。

“我还没看到过不偷鸡的黄鼠狼——”瑞珠嘲弄似的笑了笑。

“情儿才不是黄鼠狼……”佻情娇媚地眨了眨眼，忽然有些羞答答地轻轻哼了一声，低下头小声道，“不过情儿听说……明天王爷受邀的那个酒宴……可以带男眷……”

“在屋子里待烦了？”瑞珠挑了挑眉。佻情咬着嘴唇羞答答地低着头摆弄着身上宽大的衣摆，瑞珠道：

“原来是得着好看的衣服，不让别人看看你心里就不舒服是不是？”

“王爷……”佻情撒娇般地哼唧了一声。瑞珠忽然一拽佻情的胳膊，浑身打扮得喷香细致的男人只来得及“咦”了一声，就被拽进了带着淡淡硫磺味道的水中。

瑞珠得意扬扬地笑望着像落了水的野猫一般死命挣扎的男人，佻情惊慌失措地站了几次，才从水深只到胸口的浴池里站起来。瑞珠一把拉过浑身簌簌发抖的佻情，轻轻舔了舔他苦巴巴皱起来的眉梢，低笑着问：

“我说怎么一直没见你泡温泉，原来是怕水！”

“王爷……王爷……你放情儿上去吧……”佻情委屈地咬紧嘴唇，快要哭出来一般喃喃地哀求着，一双细长的手死死扒住浴池的沿儿不松。瑞珠看了脸

上笑得更开,平时都见小白用他蛇一般软的身子来勾引她,也真难得见他怕成这样。

“这温泉越泡皮肤越滑腻,你就不想让我多疼疼你?”瑞珠边笑边在佻情耳边轻轻地吐气。佻情迟疑了一下,委屈地咬了咬嘴唇,抽了抽鼻子,忽然一闭眼,松开扒住浴池沿儿的手,飞快地勒在了瑞珠身上。

瑞珠被佻情光滑细长的胳膊勒得窒了窒,看见佻情一副“舍生取义”的模样,瑞珠忍不住伸手掐了掐他的腰,平时只要被她一掐就会“嗷”的一声弹起来的佻情今天却只抖了抖,更紧地勒住瑞珠。

感觉到紧贴着自己的那个身子真的僵硬得像根棍子一般,瑞珠原本还想多欺负一下佻情的手犹豫下来,停了停,瑞珠忽然把嘴贴到佻情耳边低低地问了一句:

“真的那么怕水?”

“嗯。”佻情委屈地抽了抽鼻子,老实地点了点头。瑞珠安抚般地摸了摸佻情湿漉漉的头发,接着低问:

“为什么那么怕?平时不是总见你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吗?”

“我怕、我怕深水……用的浴桶是最浅的……没事儿……可是这里水深……”佻情咬着嘴唇抽抽搭搭地小声说。瑞珠看看她这个最多水深一米五的浴池,虽然想笑,可眼见缠在自己身上的人确实怕得要死,所以就借着水力一托,要把佻情送回岸上去,哪知道佻情发现瑞珠想把他送出浴池,竟然死抓着瑞珠的肩膀,说什么也不上岸,弄得瑞珠忍不住皱起眉低叱道:

“干吗又腻着不上去?你不是怕水吗?”

“我……我……”佻情抽咽着拧紧细细的眉,望了一眼瑞珠板起来的脸,忍不住更紧地缠住瑞珠……(此处删去 992 字)



“王爷……”佻情低着头咬了半天嘴唇,终于欲言又止地抬起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瑞珠低叫了一声。瑞珠拿起浴池边为她准备的海棠果,一边把果子放到嘴里一边眼波流转地瞟了佻情一眼,口齿不清地说了一句:





“又想要什么？说……”

佻情两颊绯红地哼唧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一般羞答答地用蚊蚋般细小的声音轻哼道：

“我、我……我想为王爷生个孩子……”

“啪嗒”一声，瑞珠嘴里的果子掉到了水里。

“我、我不急……不、不过，我、我、就是想、就是想以后、以后能为王爷生个孩子……”佻情两颊通红地结巴说道。瑞珠愣愣地望着头越说越低，最后低得都快把头埋进水里的佻情，心上模糊地划过什么东西。佻情低着头见身旁的瑞珠一直没有反应般地沉默着，原本饱胀得喜滋滋的心渐渐有些被酸腐蚀了一般地空落下去，悄悄地攥了攥拳头，佻情努力眨了眨眼，想把眼睛里涌出来的水汽眨回去。

“我、我不急……”想要解释什么一般地惴惴地又加了一句，佻情想让有些僵硬起来的脸上再带起笑，可不知为什么脑袋就是感觉越来越沉地有些抬不起来。

“你能生？”瑞珠歪过头，喃喃般地低问了一句。佻情咬了咬嘴唇，低着头轻轻地点了点头，静了一会儿才讷讷地小声道：

“因为……因为王爷那天突然就把我带回王府了……老板还没来得及……还没来得及让我吃药……”

“……”

“我……我……不……急……”

听到身旁的瑞珠又沉默下来，佻情动了动嘴唇，但想了半天，却还是只找到那一句话般地又艰难地重复着说了一遍，瑞珠望着一反平常那种快活常态的佻情，想了想，突然悄悄地把手伸到水下，在佻情白嫩光滑的屁股上重重地掐了一把。

“啊……”

佻情惊叫了一声，下意识地往旁一闪，瑞珠一把搂住差点儿在水里滑倒的佻情，把脸埋到他白腻的肩膀上用力闻了闻，低笑着轻声道：

“你既然想要，那便要吧……”

佻情有些委屈、又有些不信地咬了自己的嘴唇，用泪汪汪的眼睛妩媚地望向瑞珠。瑞珠笑着在佻情白嫩的脖子上啃出一块红迹，哑着声音低笑道：

“不过要等咱们回凤栖以后，还有家里的春航他们……”

“我、我不急——”佻情结巴地小声接口道，媚长的眼睛里开始冒出亮闪闪的

光，“只要王爷同意了……我就算、就算最后一个生也没关系……只要王爷能让我有一个王爷你的孩子……”

瑞珠笑眯眯地抱着俏情，继续在他白嫩的身子上印上红点点，一边印一边在心里模糊地想——

孩子……虽然她觉得以她现在的年纪就要孩子是有些早……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她这个年纪没孩子的恐怕已是少数了吧……反正她之前已经向凤栖的女帝申请下来生育指标了……虽然之前没想过也要小白生她的孩子……不过现在想想，她还真的挺想看看小白的孩子生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不过那孩子的启蒙教育一定要做得到位啊……要不然……难保不会变得像小白一样，傻傻的啊……



隔天，若狭二皇女萌云设宴，瑞珠带着盛装的俏情礼节性地出席。原本一直盼望着出来逛逛的俏情今天却是极为不情愿地被瑞珠拖出来的，载歌载舞的宴会上，一身若狭艳服的俏情确实成功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若狭众官员都在私下里相互交换着暧昧的目光。

因为是官宴，所以酒席设在正厅，一张张矮桌后面三三两两地坐着若狭的官员，正席虚设。瑞珠坐在侧席的首位，对首就是这次设宴的若狭皇女。瑞珠随眼望去，发现这若狭的二皇女不但模样长得周正，连做派也是一等一地让人忍不住注目于她。之前瑞珠还曾听说这若狭三位皇女中最受官员支持的就是这位皇女，如今看来这传闻属实，在瑞珠见过的若狭皇室中，最有未来帝王气势的也正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萌云敬王爷一杯。”若狭二皇女在对席上拿起了酒杯，瑞珠含笑着也拿起酒杯，两人对饮了，身旁的侍从马上过来又安静地把空了的酒杯添满。

瑞珠一边吃着矮桌上果盘里若狭特产的果子，一边动作亲昵地轻轻掐了掐俏情的屁屁，不少如同见了蜂蜜的熊一般一直紧盯着俏情的女官在看到瑞珠的动作以后脸上全露出了更加暧昧的表情。瑞珠一边和各处的若狭女官推杯换盏，一边在私下里欺负俏情，没过一会儿俏情被她欺负得一双媚眼泪汪汪地起了层春媚的雾





气，又过了一会儿，佻情坐不住地哼唧了几声，终于蹙着细细的眉压低声音在瑞珠耳边小声道：

“我……我……我出去一下。”

喝得有那么两三分酒意的瑞珠用一双波光潋滟的凤目斜了佻情一眼，弯起眼睛笑了笑把湿漉漉的嘴唇凑到佻情耳边压低声音说：

“去吧去吧，我也觉得这儿没意思，别那么快回来，一会儿我出去找你好不好？”

佻情被瑞珠话里的意思说得脸上红了红，娇滴滴地斜了瑞珠一眼，然后扭着腰站起身，由侍童带着向后院走去。瑞珠一个人又和各个作陪的官员谈笑对饮了一会儿，然后向一旁的侍童打听好了更衣的地方，也没叫人陪，就向其他人暂时告退出了席，也向后院走去。

走下回廊，瑞珠先站在满是苍松翠柏、怪石林立的院子里深吸了几口气。比起凤栖，若狭的庭院似乎因为国家常年处在寒冷的气候中所以很少种植那些花本类的东西，花草虽然少了，但庭院里却也因为全是怪石和松柏而多了许多彪悍之气，这若狭虽然常年寒冷，但因为到处都可找到温泉，所以不论男女全都是一身白皙腻滑的好皮肤。那种白皙仔细分辨起来又与凤栖权贵们娇养出来的那种白不同，若狭的那种白色倒有些仿佛连皮底下的血肉也是淡色的一般。不过若狭的男女虽然都白得透明，却不是个个娇弱，反而听说若狭不管男女全都是山林里的好猎手，这大概也与若狭山地众多、生活比起地大物博的凤栖艰苦有关。

感觉身上的酒气被庭院里微凉的风吹得散了许多，瑞珠笑笑，开始顺着长长的回廊向后厢房走去。

迈过几个院门，瑞珠开始怀疑她是不是走岔了地方。又走过一个院门，瑞珠开始站在这个四面都是回廊、四面都有院门的地方发呆。

“嗯……厕所到底在哪儿……”瑞珠喃喃着四处望，在环顾一圈依然找不到她可以确定的方向以后，瑞珠很明智地决定顺着原路返回去。

倒退了几步，瑞珠转身想从来时的那个门退回，但冷不防却撞上几个刚要从那个月亮弯门走进院子的女人，对方似乎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别人，所以被瑞珠毛毛躁躁地一撞，领头的两个女人被撞得后退了几步，原本是鱼贯而入的队伍一下挤成了一团。那几个女人肩膀上抬着的软椅小轿晃了晃，小轿上坐的人一个不留神，就从那青布的轿椅上摔了下来。瑞珠下意识地伸手一接，只觉得那小小的身影落在自己臂弯里竟是异常的轻盈，再一细看，却见到自己接住的是一个乌发朱唇、粉雕玉琢般的孩子。

瑞珠有些发怔地望着自己臂弯里的冰雪一般白皙的孩子，那男孩也就刚满十一二岁的模样，身子瘦瘦小小的，不但皮肤白，连嘴唇也是那种淡淡的颜色，仿佛连身子里流的血也是淡色的。菱角嘴，很小，眉毛虽然细但却很有形状，眼皮很薄，黑白分明的杏眼清澈却也微带寒气，头发很黑，衬着一张清俊却无表情的小脸，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精雕细琢出的人形娃娃。

瑞珠愣愣地望着男孩，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怔怔地低声问：“你是谁家的孩子？”

“无礼者！”

如同冷泉旁砾石撞击出的清冽声音低低地响起。瑞珠呆呆地望着那张菱形近乎完美的小嘴轻轻地动了动，下一秒，瑞珠有些惊异地揉着自己被扇得发了红的脸颊……男孩狠狠地扇了瑞珠一记耳光以后回头对那些已经呆住了的女卫低斥了一声，女卫立刻惶恐地从瑞珠怀里把他抱了过去。

“怎么……”瑞珠怔怔地喃喃了一声。护着那孩子的女卫生怕那孩子再生气一般飞快地穿过了院门，向更深的院子走去。瑞珠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那群人消失的方向，回想了一下，却怎么也没发现自己有什么越矩的地方，虽说她刚才确实在心里涌起想把那模样冰冷到近乎完美的孩子拐回家的冲动，可是她也只是想想而已吧，她只说了一句话……就有无礼的地方了？

瑞珠一路想不透地按原路回到酒宴，过了没多大工夫，才看到佻情扭着腰翩翩然地回到她身边，低声咬了一阵耳朵。瑞珠终于弄明白原来是她一出酒席就走错了方向，佻情有些微怨地望了瑞珠一眼，虽然……可是……嗯……他白等了那么久……还、还又是期盼又是害臊得像、像傻子一样……

“别急……回去以后再补偿你好不好？”瑞珠吐气如兰地凑到佻情耳边压低声音说，佻情咬着嘴唇娇媚地瞟了瑞珠一眼，一张俏脸慢慢染上一层薄薄的红晕。瑞珠望着佻情那虽然娇羞却也更加狐媚入骨的模样，刚要说话，目光却情不自禁地被鱼贯涌入酒宴的一队女卫所吸引。眨了眨眼，瑞珠惊讶地望着被那队女卫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抬入酒席中的孩子，他不就是刚才那个——

“纳兰王爷，请允许我为您介绍——”若狭的二皇女笑呵呵地站了起来，走过去把那面无表情的男孩轻手轻脚地从软椅上抱下来，放到她原本坐的地方，然后抬起头，温柔地笑着低声说，“这位就是我最小的皇弟，若珥景怜。”

要嫁到凤栖的皇子就是他？

不光是瑞珠脸上露出掩饰不住惊讶，与瑞珠同来的两位凤栖副使也面面相觑。瑞珠紧紧地盯了那粉雕玉琢得如同冰雪娃娃一般的孩子半晌，忽然转过头压低声





音在佻情耳边低低地哑声说：

“看到没有，若狭是想把他们的皇子过继给咱们做儿子呢！”

原本满脸惊艳地紧盯着那孩子猛瞧的佻情听了，忍不住扑的一声低笑出声，在座的若狭女官看到瑞珠一脸似笑非笑地与身旁的小爷调笑，目中全露出有些尴尬又有些怨怒的神色。一旁的凤栖副使虽然对若狭竟然要把那么小的皇子作为和亲的对象送入凤栖感到惊异，但至少还要在官面上做出一些姿态，所以什么“若狭皇子年纪虽轻但沉稳端庄……国色天香”云云全都搬上了台面，若狭的二皇女对着瑞珠和两位凤栖副使静静一笑，道：

“王爷和两位大人不要看我这皇弟年小，在我们若狭，男子十三便可成婚，我皇弟下月正满十三，到对我若狭会以最郑重的礼节送皇弟与诸位回凤栖。”

还要待到下个月……这趟差出得还真长……

瑞珠在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那孩子模样虽然得她的心，不过又不是要她收个儿子，要娶那么小的孩子当夫君？她若真的收了，岂不是心理变态了吗？这样也好，她只管把那个叫景怜的孩子带回去，交给她的女帝姐姐去解决就好了，大不了让她那女帝姐姐多养他两年，再给他配个什么年轻点的文武才俊……现在已是七月底了，这么算来若想起程最早也要等到九月，然后路上再耽搁些时候，等她回到凤栖，怎么也得十一月份了，也不知道她家里那三人过得怎么样，想肯定是想的，只希望他们不要想她想得厉害，她之前可是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三个全调养得娇娇嫩嫩，连茹叶那小身板儿在她走的时候都已摸着有些肉了，她这一走半年，可不要让他们又都憔悴回去才好啊——

“王爷……”佻情偷偷地拉了拉瑞珠的袖子，瑞珠回过神地轻扫了一眼那边一直望着她的若狭二皇女，漫不经心般地笑了笑，拿起桌子上的酒杯，虚空地敬了敬，仰头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一直一眨不眨地盯着瑞珠的若狭皇女向着冲她敬酒的瑞珠冷淡却也客套地点了点头。低下头，她望着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孩低低地问了一句：

“这里人多，我送你回去吧？”

景怜低着眼帘微一点头，若狭皇女一低身，轻轻地抱起景怜细瘦轻盈的身子，向身旁的侍从使了个眼色，立刻就有人一闪身，为他们俩挡住了酒席上其他人的视线。

“……我最近也没时间去看你，那些下人可用得顺？我上次派过去的那个人听说是衙师里手艺相当好的一个，他伺候得可还好？”一直抱着男孩走上后院的回廊，若狭皇女才放慢了脚步低声问。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孩睫毛颤了颤，静了半晌才动了

动淡而且单薄的嘴唇，低低地吐出一个清越的声音：

“那个衙师被我赶走了……”

“……为什么？”萌云停了停，才低声问。男孩浓长的睫毛又颤了颤，才接着用清冽的声音回答：

“我不愿意别人随便碰我。”

“你这样……”萌云一边走一边若有若无地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下，她忽然轻声问：“你已见过凤栖来的王爷了，我看她模样已是极好的了，听说脾气也不错，虽然性子似乎有些轻佻，但年轻女子总是会有这种毛病……”

男孩一语不发地听着，听到最后，只以一声轻轻的冷哼为回答。萌云目光转了转，沉默了半晌才涩涩地轻问：

“你……你可恨我？”

男孩低垂的眼帘动了动，一直没有表情的小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波动，悄悄地攥了攥拳，低着头静了很久才哑声问：

“你什么时候去龙延娶……”

“最晚九月也要动身了，那时还不动身，只怕天气会出状况……”萌云低低答了一声，男孩攥起的拳头又紧了紧。

目光移到回廊外的松柏和山石之上，萌云有些恍惚地略微失了神。她和他这一走，恐怕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再有机会看到故国的山林了，她们若狭因为地势多山而少平原，所以生存一直都是以狩猎为主，耕种和畜牧为辅，但是近几年，年年风雪侵袭严重，一年当中经常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被冰雪封住山林，所以她们不得不向紧邻的凤栖和龙延寻求援助。如果只是寻求援助的话，向其中一边便已是足够，但是由于凤栖和龙延这两国虽然表面相安，但实际上从龙延新皇继位以后就在私下里暗潮汹涌，而她们若狭又与这两国都有很多的边界相连，可以说她们若狭是这两国的安全闸，她们只要有稍微亲近这两国里任何一个国家的趋势，另一个国家肯定就会对她们施压，所以即便是借粮这种事，她们也要借双份的，送皇子入凤栖和龙延也是向这两个国家表示她们和平愿望的一种无奈之举。一干皇子中，只有她这个弟弟还没有婚配，而她虽然已有夫室但只是一干侧室，所以在她听到景怜被选上的时候立刻就自愿请求去做另一名和亲者，去龙延也是她自己选的，她是个女子，去龙延和亲还好说，若是景怜被送去龙延，只怕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被折磨得香消魂殒了，她知道她这个弟弟，虽然看起来那么倔犟但其实却又……

“今晚别回你府了，就住在我这儿吧，我也有一阵没帮你按了，也不知道手法疏了没有……”失了片刻神的萌云忽然回过头低声说。被她抱在怀里的男孩黑白分

